

《雲南全省輿圖》稿本的資料流向研究

覃 影 白鴻葉

內容提要：本文以西南民族大學藏本《雲南全省輿圖》為研究對象，對會典館編修“大清會典輿圖”之《雲南全省輿圖》與雲南省《續雲南通志稿》的輿圖資料的來源等問題作探討，以揭示這套清季省級政區地圖所蘊含的時代特徵與價值。

關鍵詞：大清會典輿圖 雲南全省輿圖 續雲南通志稿

筆者曾對清光緒年間因“大清會典輿圖”編修的《雲南全省輿圖》稿本，及其奏報制度進行過詳盡考辨^①。因中法邊界的爭端，雲南地方倉促間上報的會典輿圖稿，實為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的成稿，祇在有爭議的《普洱府全圖》《甯洱縣南圖》《思茅廳東北圖》《思茅廳東南圖》內貼白簽說明，上報到中央至少有兩套，分存會典館和軍機處。這就是目前國家圖書館藏兩套完整《雲南全省輿圖》和雲南省圖書館、西南民族大學（以下簡稱“西南民大”）藏圖的來由。

西南民大本何以流落四川的經歷，則為我們追蹤《雲南全省輿圖》的資料流向提供了綫索。拋磚引玉，祈請方家指正。

一、《續雲南通志稿》在四川岳池縣刊刻

《續雲南通志稿》，收入沈雲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為影印本，14冊縮印，200卷。半葉13行，行25字，單魚尾，四周粗單邊。版心題“續雲南通志稿”。正文前依次為篆書刊名“續雲南通志稿一百九十四卷”、篆書刊記“光緒二十四年刊於四川岳池縣”、楷書“續雲南通志稿職名”、“總目”（含卷首六卷，即上諭四卷、御製二卷，分志十三目，實為二百卷）、“引用書目”。編者在《影印“續雲南通志稿”前言》中，指出“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咸豐壬子進士）之《續雲南通志稿》，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刊於四川岳池。時間較晚出，體例最精審，繪圖用新法，表目甚詳明，刊刻本清晰，除卷首為上諭及御製外，分志十二：天文、地理、食貨、學校、武備、洋務、秩官、選舉、人物、南蠻、藝文、雜誌，計一百九十四卷，連卷首共二百卷。”^②這一版本《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未著錄。

西南民大藏《續雲南通志》為較常見的刻本，綫裝，100冊，200卷，書名印為藍色楷體的“續雲南通志”，無“稿”字。半葉13行，行25字，單魚尾，四周粗單邊。版心題“續雲南通志稿”。正文前依次列有篆書刊名“續雲南通志稿二百卷”、篆書刊

記“光緒二十有七年刊於四川岳池縣”，附楷書“奏為續雲南通志稿繕刻成書恭呈”，署名“頭品頂戴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臣魏光燾跪”的奏摺。光緒二十七年版參與撰修人員中，“總裁”增補了“頭品頂戴原任雲南巡撫”譚鈞培和“頭品頂戴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魏光燾，並首列魏光燾的奏摺代序，還有“重校”和“管理印書”人員的名單。這顯然是一個重校本。

但經認真比對，光緒二十七年這版，封面雖名《續雲南通志》，書中版心大部分仍襲光緒二十四年“續雲南通志稿”舊版式，所謂重校實際只在原版基礎上對部分內容作了校正。比如卷首之一上諭，光緒二十四年版順治“十七年”，光緒二十七年版增詳為“十七年八月丙申”；前者順治“十九年二月丁卯”、“十九年二月辛酉”，後者校改次序為“十九年二月辛酉”、“十九年二月丁卯”。諸如此類增訂、校改的情況比較多。改動較大的，如卷首之五“御製文”，光緒二十七年版自第六頁右半頁起，根據內容的變化，如“皇祖元韻丙寅”、“瀛臺大理石屏歌丁卯”，將版心改為“御製詩”，而光緒二十四年版的該頁相同內容下，該卷版心則為“御製文”，可知新版在舊版基礎上作出了合理的修訂。但在卷首之六第十六頁右半頁，光緒二十七年版與光緒二十四年版在版心均出現了同樣的錯誤，即將“御製詩”衍刻為“御御製詩”，如果不是在同一版本上的修正，恐難出現如此巧合的錯誤。我們關注的卷三至卷一三“地理志 輿圖(表)”部分，兩版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而作為兩次續通志稿的主纂人唐炯（1829—1909）^③，字鄂生，貴州遵義人，曾先後在四川南溪、綿州等地歷任縣知事、直隸州同知，授夔州府知府，協助四川總督丁寶楨改革鹽法，署川東、建昌等道鹽茶事務。光緒八年（1882）54歲入雲南，此後官宦於滇，曾任雲南巡撫，因事革職，主要辦理雲南礦務，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78歲，以“舊疾增劇”告老還鄉，纔卸去礦務差使，加恩賞還巡撫銜。著有《成山廬稿》《成山老人年譜》《四川鹽法志·鹽案類編》《續修雲南通志》《丁文成年譜》刊行^④。曾在四川長期為官的唐炯深得四川總督丁寶楨信賴，他編纂的《續雲南通志(稿)》兩次在四川岳池縣刊刻，極可能是《雲南全省輿圖》流落四川的主要原因。

二、《續雲南通志稿》對《雲南全省輿圖》稿本的吸取與改進

筆者在西南民大本《雲南全省輿圖》與四川岳池縣刊刻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刻本、光緒二十七年（1901）《續雲南通志稿》重校本之間找到了聯繫。

第一、《續雲南通志稿》附奏上報時已是刻印本，實際具有完整的雲南分省府州廳縣圖冊。《續雲南通志稿》卷三《地理志·輿圖表》小序曰：“今依會典館式，以經緯度、計里開方，凡為圖一百有四，舉凡沿革、疆域、天度、水道、鄉鎮塘鋪附、形勢、氣候、風俗，與夫缺之繁簡題調，額設文武員弁，立表於後，後之君子得以周知其利害，敷政治兵，不無裨焉。”^⑤

第二、《續雲南通志稿》輿圖附表在會典製表的基礎上創製了八格表，既簡明，又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量。如前所述，光緒二十四年和光緒二十七年兩版通志的輿圖表，

輿圖在畫法上已吸收了光緒十五年、十八年會典館所頒佈的樣式與圖例，輿圖後附的七格表則更改為八格表，刪掉官職一欄，增加氣候與風俗，但在表格堅欄內詳細說明官員職缺等內容，實際除對原《雲南全省輿圖》的圖說部分基本保留外，又作了相應的增補。從方國瑜先生《雲南史料目錄概說》所列舉阮志、岑志和唐志（即道光《雲南通志》、光緒《雲南通志》、光緒《續雲南通志稿》）三志體例與內容分布的表格中可見，唐《志》，如“地理輿圖”一項，阮志僅四卷，岑志亦四卷，唐志則為十一卷（附有輿圖表），此輿圖為前二志的兩倍多；雖然唐《志》無專門的《天文志·氣候》《地理志·形勢》《地理志·風俗》篇，《建置志·沿革》併於《地理志》^⑥。但事實上，氣候、形勢、風俗、沿革等內容，唐《志》均簡入《地理志·輿圖表》附八格表內。

（左）圖1：《續雲南通志稿》之《昆明縣附府調缺》輿圖附表（八格表）

（右）圖2：西南民大本《雲南全省輿圖》之《昆明縣附府》輿圖附表^⑦（七格表）

第三、參與《續雲南通志稿》分修、繪圖的人員與《雲南全省輿圖》相同。光緒二十四年與光緒二十七年兩版參修人員基本相同，二者各有增補，在對官員職銜上的稱謂也詳略不同，原因是負責編修的人員有了調整。如：光緒二十七年重校本，刪除了“總裁”人員“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雲南巡撫丁振鐸、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雲南巡撫李經羲”，以及部分“提調”、“分修”、“分校”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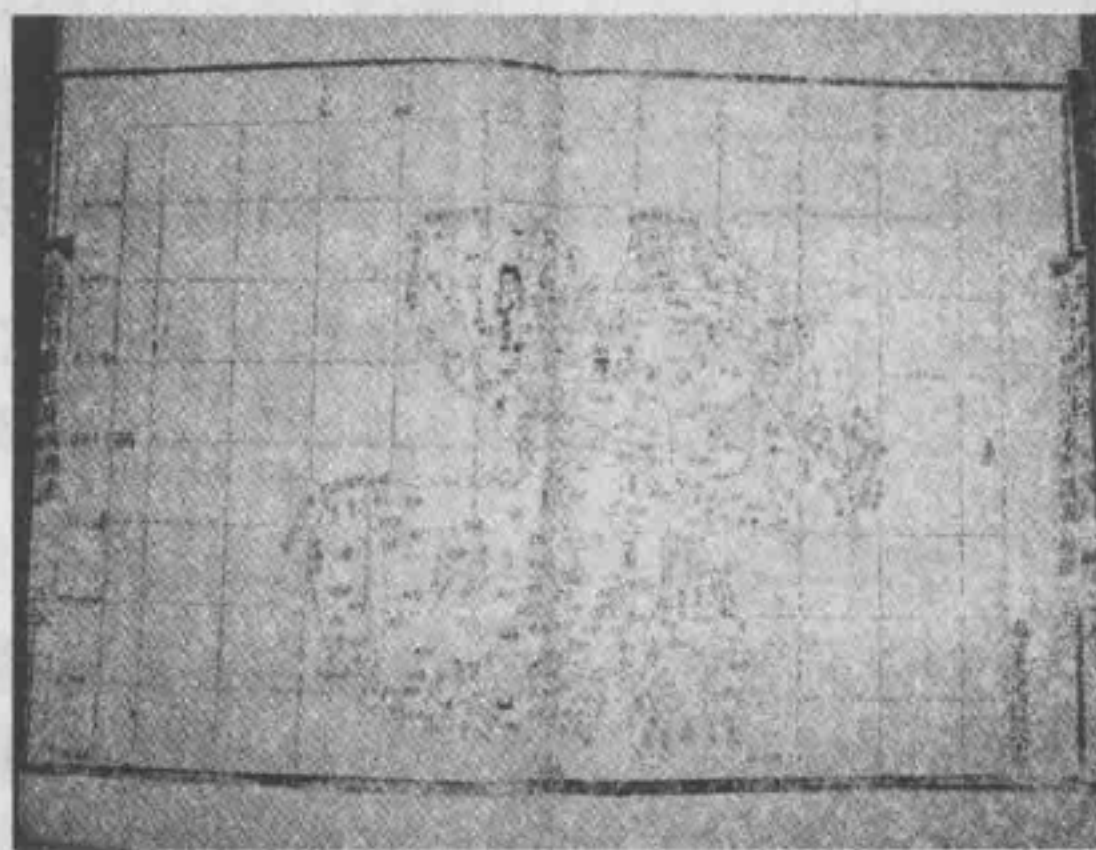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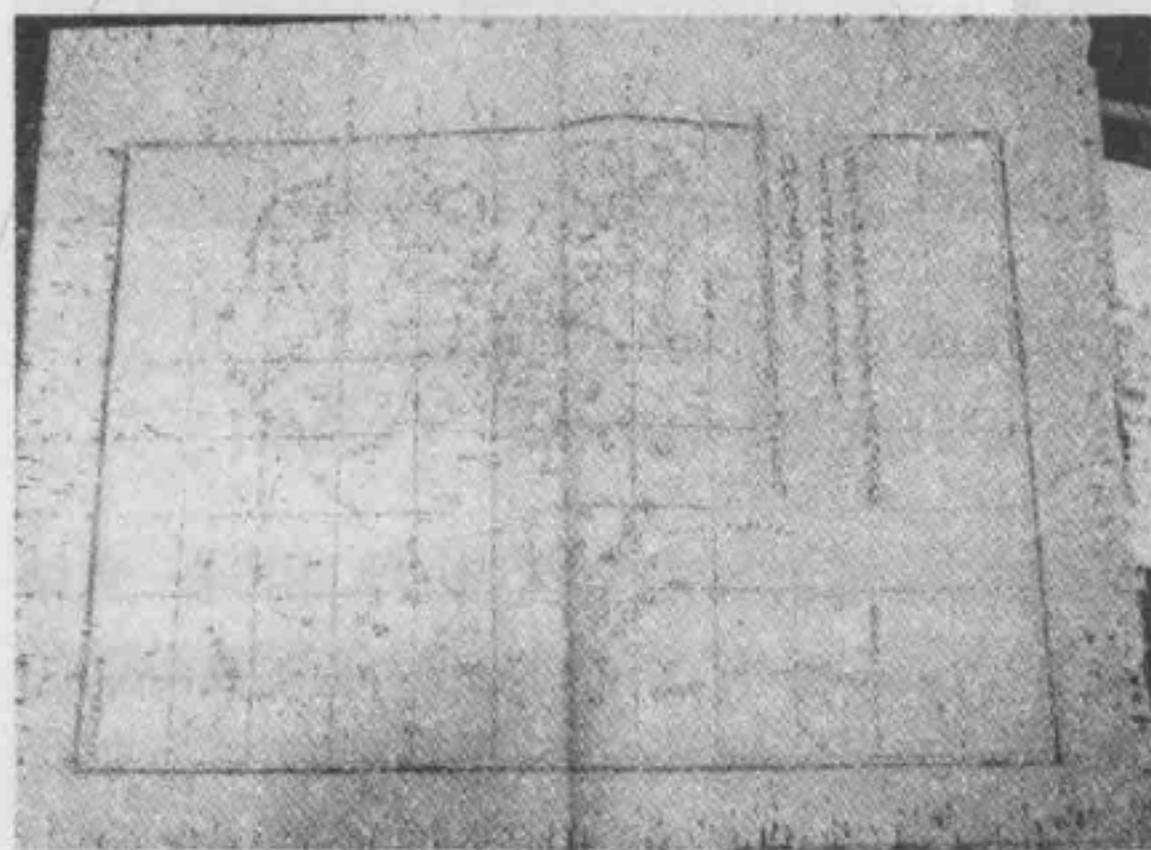
上述兩版本的分修均為前貴州修文縣知縣龔啟蓀，繪圖為雲南補用府經歷龔履奎，繪圖總校為四川江油縣監生熊樹藩，其分修、繪圖人與雲南省圖本、國圖甲本和國圖乙本《雲南全省輿圖》提供的繪製人信息相同，因此也與西南民大本的《雲南全省輿圖》的繪製人相關聯。

第四、對《雲南全省輿圖》貼簽說明的兩烏劃界信息有了更新。檢閱光緒二十四年和光緒二十七年兩版《續雲南通志稿》之《普洱府輿圖》《甯洱縣輿圖》《思茅廳輿圖》，“猛烏、烏得”土司界域已不屬中國，且將猛烏、烏得畫入法屬南掌（今為老撾猛烏怒、猛烏再）。

第五、《續雲南通志稿·地理志·輿圖表》計里畫方各不相同，未遵會典式樣。圖目則按府、直隸廳和直隸州的先後順序，歸類編排。省圖1幅，府輿圖14幅，直隸廳輿圖5幅，直隸（州）全（輿）圖6幅，廳輿圖12幅，州輿圖27幅，縣輿圖39幅，共計104幅。

除《雲南省總輿圖》和《麗江府輿圖》為每格計100里畫方外，府有80里（如臨安府、普洱府、永昌府）、60里（楚雄府、順甯府）、50里（雲南府、大理府、廣南府、曲靖府、開化府、東川府、昭通府）、25里（澄江府）之分；五個直隸廳有50里（景東、永北、鎮邊三直隸廳）、30里（蒙化、鎮沅二直隸廳）；三個直隸州有50里（廣西、武定、元江直隸全圖）、20里（武定、元江直隸州輿圖）、10里（廣西直隸州輿圖）之別；各散廳州縣30里至5里畫方不等。此外，《續雲南通志稿·武備志·邊防》卷七十一至七十四，編撰者根據邊務的變化，修訂合併了九幅邊防圖（麗江府、雲龍州、永昌府、順甯府鎮邊廳、普洱府元江州、臨安府、開化府、廣南府邊防圖以及臨開廣三府對汛圖），計里畫方不等，已超出了《雲南全省輿圖》稿本涉及的內容。

由上可知，《續雲南通志稿》雖依會典館式，但計里畫方沒有定式，而無論西南民大本、雲南省圖本、國圖甲本與國圖乙本《雲南全省輿圖》，都嚴格按照一百里、五十里、十里計方，安排省、府（直隸州廳）、州廳縣輿圖尺寸。此處也證明《續雲南通志稿》在編修時，根據實際情況，邊界發生了變動，所以計里畫方亦相應作了調整，內容也有了更新。



（左）圖3 西南民大本《雲南全省輿圖》之《普洱府全圖》，計50里畫方

（右）圖4 《續雲南通志稿》之《普洱府輿圖》，計80里畫方

現將清光緒二十七年四川岳池刻本，《續雲南通志稿》前附奏摺，摘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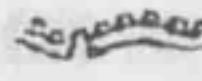
奏為《續雲南通志稿》繕刻成書，恭呈御覽，仰祈聖鑒。事竊以《雲南通

志》自雍正七年，故大學士雲貴總督臣鄂爾泰纂修之後，道光六年，故大學士雲貴總督臣阮元復加增輯，即今所行《雲南通志稿》也。回亂以來，全滇糜沸，一切典章多所更易，以及軍事之始末，文獻之傳遺，均應蒐羅，俾免放失。洎乎亂定設局，採訪分曹，編輯甫成於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會典館來文咨取，前督臣崧蕃、撫臣黃槐森因取其書逐門考究，不惟事跡多據傳聞，不足徵信，而凡屬政典，如洋務、鹽礦、裁兵諸大政，竟付闕略，未便咨送，遂議改修，屬督辦礦務臣唐炯總司勘訂。爰取前志討論數周，半類冊簿殊乖，體例緣故大學士阮元增輯時，僅酌定篇端凡例，餘皆雜出衆手，尚待裁擇，志以‘稿’名，職是故也。於是綜合兩志，重事編排，參酌體例不襲一家，約舉其凡有增有刪有併改。如記述大事皆先本朝，職官、兵製別易為表之類；增如輿地補圖州縣，洋務特立一門之類；至應刪削，如耆舊兼及方外、循良、羈人、武人之類；其所併省，如風俗諸目表，附輿圖之類。其他義例散見各門，隨事附案，大抵前志則去其迂雜，續編則取足傳信。考訂古今，稽合同異，時歷三年，汗青甫竟。恭錄列朝上諭、御製詩文并諸卷首，總目十三，子目八十七，凡二百卷，題為《續雲南通志稿》。臣光燾覆加審定，觀其隸事不蕪，引據矜慎，實比前志較有條理，誠滇事得失之林也。抑臣愚尤有進者：雲南自昔即稱邊要，今則英、法兩大逼處緬、越，輪舟鐵軌，咸極力以經營，遊歷通商更往來之如織，一切界務、稅務、鹽政、礦產，在在均關緊要。交涉既益，繁難考按，尤賴圖籍。《通志》一書洵時務所必需，現已繕刻完竣，謹裝潢十函，咨由軍機處恭呈御覽。所有《續雲南通志稿》刊印進呈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從魏光燾的進奏中可知，新成志書《續雲南通志稿》之所以稱“續稿”，實際重新編排了道光六年（1826）阮元的《雲南通志稿》與光緒二十年《雲南通志》（即奏摺中的“前志”），歷三年於光緒二十四年編成；唐炯負責纂修這部通志的原因之一，正在於補充和勘訂會典館迭催上報之光緒二十年通志的不足。需要提醒的是，光緒二十二年前雲貴總督崧蕃上報過《雲南全省輿圖》稿本^⑧，因此，擔當續修之責，唐炯的兩版《續雲南通志稿》輿圖表對《雲南全省輿圖》的傳承與創新，也是顯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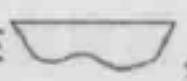
三、“大清會典輿圖”對《雲南全省輿圖》稿本的取舍

清朝曾前後五次（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纂修了清會典，但有輿圖編繪自乾隆會典始。據光緒會典輿圖卷首奏摺，光緒會典輿圖修成於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前，是在光緒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和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兩次擬定的測繪章程指導下開展的。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採用圓錐投影，經緯度與計里畫方並存，有統一的圖例。“縮百里於七分格，比例過小則標識貴詳；繪一圖為若干幅，頭緒太繁則次序宜定。今以□為京師，▣為省，□為府，◇為直隸廳，◇為廳，▤為直隸州，▥為州，○為縣，■為土府，▦為土州，●為土縣，◎為將軍、都統、各大臣所駐之

城，△為驛，●為各官駐劄，×為卡倫，⊥為界，∧為山，ㄣ為河，ㄣ為沙，為長城，┐為邊牆，—為電綫。其一圖而繪成多幅者，謹以有標識者為中，如省圖以省治為中，府圖以府治為中，即為第一幅，次左、次右、次北、次南；如標識偏在一隅，圖無東北，則中幅之後徑接西南，均先橫後縱，遞以例推。惟蒙古諸圖不能以標識定者，則皆自西北起，以次而左而南，以水皆東流，地勢南下也。”^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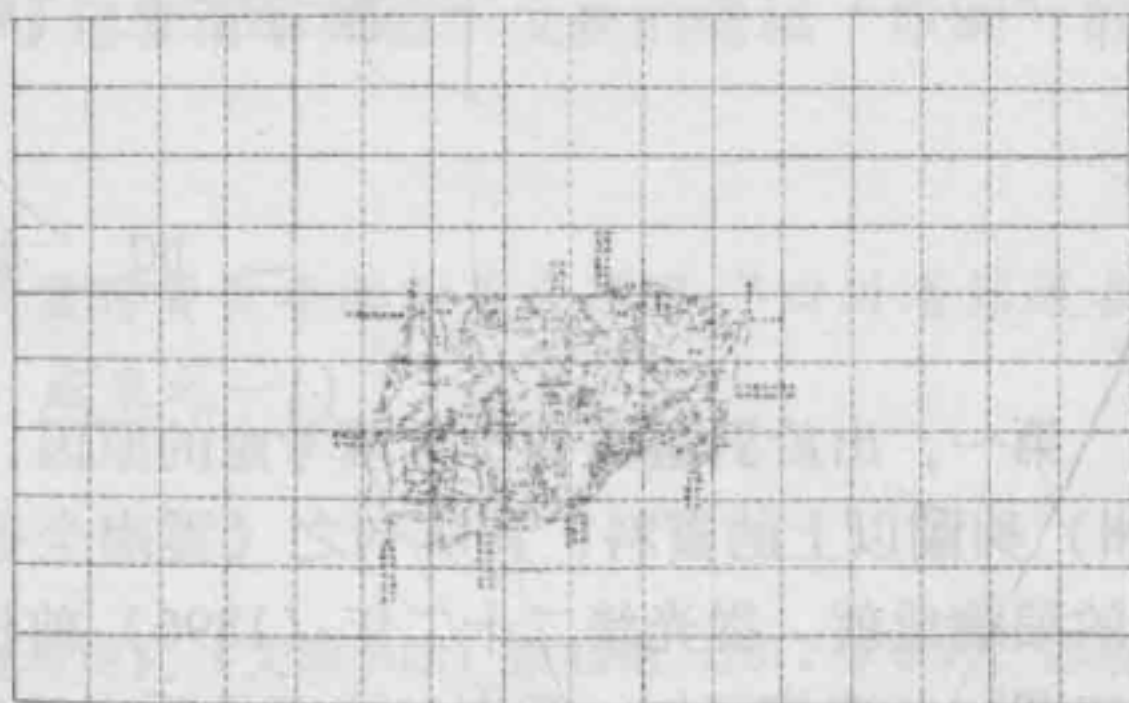
第二，因物力、財力所限，“仍照嘉慶會典舊式辦理，不繪州縣分圖”。光緒會典圖的編製多遵從嘉慶大清會典舊式，且較前兩部耗時耗力，最終收入會典圖的祇涉及省、府、直隸州、直隸廳諸圖，縣級輿圖不收入會典圖，祇擇要畧入府圖。

第三，因疆域廣大，邊疆危機迭起，事關邊疆諸省及邊界糾紛的繪圖也有考慮，如，“其蒙古、西藏及邊僻各省，或無新圖，或有圖而不堪據辦者，謹按乾隆年間《欽定內府輿圖》、道光年間《欽定大清一統志》諸書，纂繪底本，參以各書圖，悉心考核，踵事加詳，以期薈萃成編，歸於一律。至邊界一事，中外交涉尤關重大，送館新圖實難必其毫無舛錯，況廣輿浩博，縮繪於尺幅之中，儻圖中有分毫出入，即關邊界百十里之差殊，點界一事，未敢輕於措手。”^⑩“各省外界事關交涉，尤不可輕於更動。今以舊圖為準，雖注有新界，概不繪入，以昭慎重，省府沿革間有不同，今以新圖為準，雖續有改移，亦不繪入，以示限制。”^⑪蒙古、西藏和邊僻省份，限於條件，按規定可參考既有的乾隆年間《內府輿圖》和道光《大清一統志》，以及原有輿圖數據，邊界涉及中外糾紛，事關重大，往往寧闕勿用，而按原有嘉慶舊典的邊界處理，以示慎重。

作為邊疆省份，雲南會典輿圖的編繪，囿於邊務多舛，大致在會典館規定的範圍內，在原有府州廳縣輿圖的基礎上，進行增補勘誤。“一奉頒定式。凡畫省城作□，府城作□，直隸廳城作◇，散廳城作◇，直隸州城作▣，散州城作▣，縣城作○，土州作■，土縣作●，驛作△，路作——，雲南無將軍都統等官，而有鹽提舉、鹽大使等職，且近來有舊界、新界之殊，擬鹽提舉駐劄處作，鹽大使駐紮處作，舊界作……新界作XXXX，其餘營屯作□，山作∧，水作ㄣ，俱仍其舊。”^⑫可知圖例大致依據會典式，祇在鹽提舉、鹽大使、舊界、新界和營屯等幾處，因雲南實際情況有修改。同時，雲南地方繪圖的數據也多參考前人書圖。如《雲南全省輿圖·凡例》曰：“滇省迤西與緬甸接壤，迤南與越南接壤。近日委員會與英人、法人前往測量畫界，尚未竣事。所有開化、臨安、元江、普洱、順甯、永昌各府州分圖，今係據道光間《雲南通志》繪之，應俟畫界完竣以後再行另具圖說，詳請咨送。”如《武定直隸州全圖》內附注，“武定直隸州闔屬疆域考：……按李氏兆洛各省輿圖，滇北武定州、東川府兩屬，與川省會理州以金沙江為界，胡文忠總圖亦遂因之，此誤也。考武定州北境、東川府西境，均逾金沙江五十里，乃為川省地界。武定至界牌地方，乃與川省會理州分界；東川府江外之木期古土司，亦不隸四川。但過江以後，跬步皆山，以鳥道約略計之，亦必有二十餘里，惟道光間《雲南通志》總圖、分圖繪得其實，今仍之。”可知繪圖者至少參考過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的分省輿圖、胡林翼《大清一統輿圖》

的總圖與道光《雲南通志》所附的總圖與分圖，作了校正勘誤，保留其正確的畫法。其中阮元撰修的道光《雲南通志》是繪圖者主要參考的數據。

《雲南全省輿圖》以雲南府為中心，“東至廣西泗城府界七百五十里，西至神護關接野夷界一千七百六十里，南至交趾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會理州界四百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界一千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天馬關接緬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東北至貴州普安廳界四百三十里，西北至西藏界二千里”。此處圖說邊界照錄了道光《雲南通志》全省疆域的內容。查光緒“大清會典輿圖”雲南省的圖說，則十分簡略，僅記“東至貴州界，西至怒夷界，北至四川界，南至越南、南掌、緬甸界，西北至西藏界，東南至廣西界”^⑬。



（左）圖5 西南民大本《雲南全省輿圖》之《雲南府輿圖稿》，計50里畫方

（右）圖6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之《雲南省·雲南府圖》卷二百四十八（輿地一百十）

筆者還對嘉慶、光緒兩朝“會典輿圖”的雲南部分進行對比研究，就圖說而言，確實遵行原舊典格式，僅有省、府界域四至及駐治、方位、水系的記錄，較之《雲南全省輿圖》圖說涉及疆域沿革等內容，顯得非常簡略。如以普洱府為例，嘉慶《欽定大清會典圖·輿地》載：“普洱府，在省治西南九百四十里，至京師六千八百五里，領廳三縣一，治寧洱。東南思茅廳，東北他郎廳，西北威遠廳……府北界元江州鎮沅州，東界臨安府，西界順寧府，南界南掌國。”^⑭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輿地》的內容大約為嘉慶會典的1.5倍：“普洱府，在省治西南九百四十里，至京師六千八百五里，領廳三縣一，治甯洱。東南思茅廳，東北他郎廳，西北威遠廳……府東及東北界元江州，西界鎮邊廳，南界暹羅，北界鎮沅廳，東南界臨安府，西北界景東廳。”^⑮亦僅詳盡於對瀾滄江及其支流普洱河、九龍江等河具體流經地的敘述。

輿圖方面，光緒“大清會典輿圖”按嘉慶會典例，祇收入省、府圖，縣級部分的輿圖則付諸闕如。嘉慶會典輿圖採用圖為舊式樣（無經緯度，只繪治所、山脈、水系，十分簡略），光緒會典輿圖則為統一頒發的會典式樣圖（經緯度，計里畫方，統一的圖例），但就雲南部分入編的輿圖而言，不標經緯度，統一畫方，圖例雖用光緒會典式，對上報的《雲南全省輿圖》的省、府、縣級輿圖信息並未完全採用。這應該是出於對邊疆省份新舊沿革和涉外事務的審慎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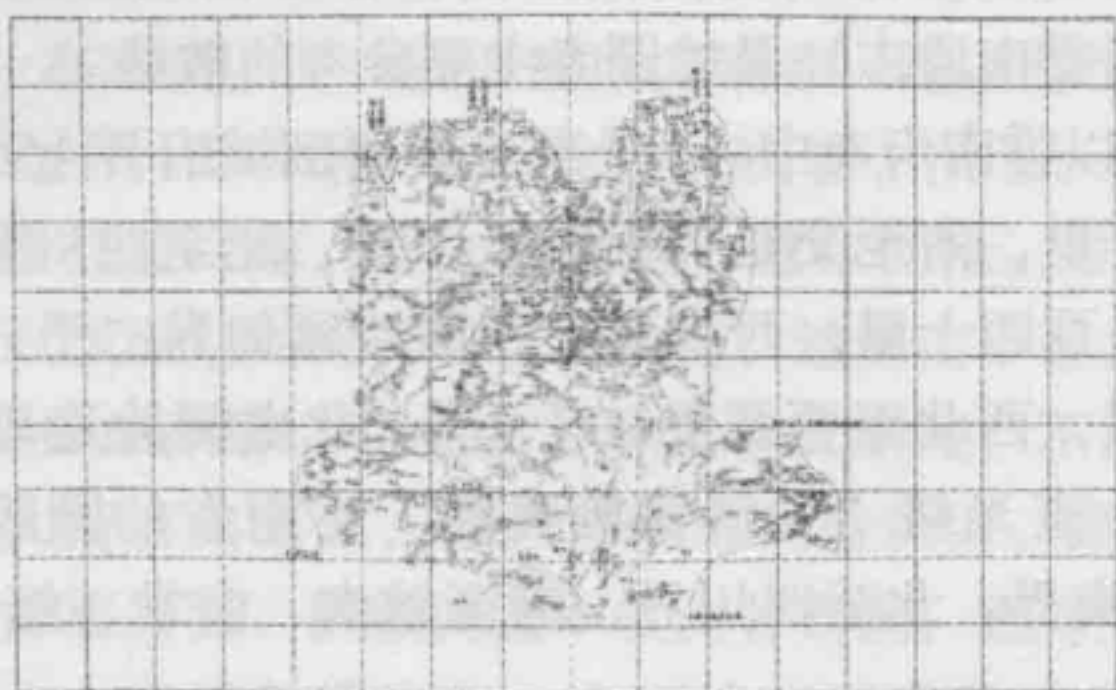


圖7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之《雲南省·普洱府圖》
卷二百五十二（輿地一百十四）

四、餘論

第一，出於對邊疆省份審慎考慮的原因，“大清會典輿圖”只取全省、府、直隸廳（州）輿圖以上的資料，其所刊之《雲南全省輿圖》並不能反映《雲南全省輿圖》稿本的編繪成就。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前任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崧蕃呈送《雲南全省輿圖》的奏摺可知，雲南省諸官員確實就編製輿圖一事，由各縣收集資料到府州廳匯總，形成草圖，再由分屬委員校對勘誤，最終圖成於光緒二十年（1894）。後因邊界時局發生變化，中法於猛烏、烏得土司邊界爭論待定，直至光緒二十二年會典館來文催促更急，編修者只得在原稿上加以挖改校補，並貼簽說明“猛烏、烏得”的歸屬糾紛問題，圖報會典館的同時，還奏軍機處呈皇上說明原由，以明邊疆事務的嚴峻性^⑩。《雲南全省輿圖》由於編製較為準確，後人評價“實邊地輿圖之佳本也。”^⑪

第二，《雲南全省輿圖》稿本資料的流向以《續雲南通志稿》為主，保留了完整雲南分省府廳州縣圖冊的面貌。全國性重要的大地測繪或輿圖式樣的統一，會催生新方志的出現。如阮元道光《雲南通志稿》、乃至光緒二十年的《雲南通志》^⑫，所用的輿圖資料就是康熙和乾隆年間的大地測量數據，直到光緒二十四年和二十七年的《續雲南通志稿》纔打破這一局面，採用了光緒會典輿圖的式樣。但這樣的估計尚不能樂觀，因為根據測量條件，當時除雲南府及其附屬州縣外^⑬，其他地區大都用了以前的舊圖，祇在圖例和繪製上作了調整。據前述奏摺可知，實際在編修“會典輿圖”時，雲南省已編修完光緒二十年的通志，但岑毓英主修的這部通志於邊界洋務不甚詳盡，並不能說明劃界之爭，“不惟事跡多據傳聞，不足徵信，而凡屬政典，如洋務、鹽礦、裁兵諸大政，竟付闕略，未便咨送，遂議改修”。唐炯主修的《續雲南通志稿》以刊本形式上奏，增補輿圖中的州縣部分，纔對前次中法猛烏、烏得劃界之爭，“會典輿圖稿”中的遺憾加以了彌補，這應該是新會典圖式產生的新方志的實例。

據方國瑜先生聽老輩言，《續雲南通志稿》主要為主纂人唐炯遮掩礦務貪污過失，草率成書，耗資萬兩，卻質量遠不如前兩部通志。這兩版均在四川岳池縣刊刻的《續

雲南通志稿》，似乎也佐證了五年內一修並重校，確實耗費財力與物力。客觀上看，從目錄編排，內容取舍上，續稿仍是經過認真考慮，比如洋務專設一門，關注清末洋務、界務諸事極詳細，收錄大量原始文件，可以方便了解邊務情況；輿圖增補了縣級輿圖，容量大增，本身就是一部詳盡的省州縣地圖集，為前者所不有，對推廣“大清會典輿圖”的影響有深遠作用；風俗、氣候和形勢併入圖表，增為八格式，也為《續雲南通志稿》之獨創，觀者一目瞭然，不被分割所限。若不考慮纂修者的私意，這三點需要肯定，並非一無是處。

第三，西南民大本《雲南全省輿圖》流落四川與在四川岳池刊刻《續雲南通志稿》有關^⑨。它正處在這一轉折時期，既保留了奏報第一稿母本之一的原貌，也承接了編入通志輿圖的改變，從一個側面為我們瞭解光緒年間中法劃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在全國、在雲南省內造成的激蕩，從而揭示了這套清季輿圖所反映的疆域“版圖”的重要性。

（本文係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青年教師基金項目“四川省館藏古地圖的調查和研究”（批准號：11SZYQN18）成果之一。）

注釋：

- ① 參考拙文《〈雲南全省輿圖〉稿本及其奏報問題考辨》，《文津學誌》第四輯，2011年8月。四稿本的繪製年代不晚於雲貴總督崧蕃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附圖上奏之時。奏摺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九輯（《故宮文獻特刊》），民國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二年五月，臺北：“故宮博物院”，1974年，739—740頁。
- ② 《續雲南通志稿》前言，沈雲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28部，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6年據（光緒二十四年刻本）影印。按：前言中脫漏了“祠祭志”，應介於“學校志”、“武備志”之間，實為分志十三，而非分志十二，為編者疏誤。
- ③ 唐炯編，唐堅續編：《成山老人自撰年譜》六卷，《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15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 ④ 民國《貴州通志·人物志三》總部，清下，《唐炯傳》。
- ⑤ 魏光燾修，唐炯纂：《續雲南通志稿》，清光緒二十七年，四川岳池刻本，前附魏光燾奏摺。
- ⑥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第二冊），中華書局，1984年，687—692頁。按：據方先生對三志的列表比較，其中《食貨志·課程》，有雜稅、厘金兩方面內容，此為唐《志》專有。《人物志》耆舊、制兵、民兵，唐《志》獨有；《洋務志》一門為唐《志》獨創，含界務、通商、教堂（包括教堂、遊歷方面的內容）、電報等內容。
- ⑦ 西南民大本的雲南府屬輿圖一冊，是唯一的烏絲欄稿本，當與經過實測有關，這亦是西南民大本為最早母本之一的重要證據。
- ⑧ 前揭文，雲貴總督崧蕃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奏摺。
- ⑨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凡例》，卷首，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續修四庫全書》之史部·政書類，9頁。
- ⑩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奏摺》，卷首，6—7頁。
- ⑪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凡例》，卷首，9頁。
- ⑫ 《雲南全省輿圖·凡例》，見於國圖甲本、國圖乙本。

- ⑬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輿地》卷二百四十八，673頁。
- ⑭ 嘉慶《欽定大清會典圖·輿地》卷一百二十七，《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十一輯，第710冊，4764-4765頁。
- ⑮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輿地》卷二百五十二，698-699頁。
- ⑯ 前揭文，雲貴總督崧蕃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奏摺。
- 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雲南全省輿圖》不分卷，齊魯書社，1996年據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稿本，第七冊，359頁。
- ⑱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之《清皇輿全圖·雲南省圖》，679頁。按：方先生指出康熙以降至乾隆年間的編繪工作，如康熙《皇輿全圖》、據乾隆年間銅版翻印的《內府輿圖》，對雲南通志輿地圖的影響作用很大，後來製圖作為依據，“道光《雲南通志·輿地圖》，即據以分幅繪製者，光緒《通志》翻刻之。”未提及光緒年間的這套《雲南全省輿圖》。
- ⑲ 按：國圖乙本《凡例》十則之一“求緯度”載：“今雲南府屬各州縣緯度俱係實測高弧，依金華張作楠所定黃、赤距緯表，按日加減所得各州縣緯度，俱與康熙中臺官所測北極高度無甚出入，至各府廳州縣緯度亦一律照辦。”《算例》記載：“由太陽午正高弧定緯度法，由月食時刻定偏西經度法。”
- ⑳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中，四川大學前身原華西協合大學圖書館所藏部分民族學書籍分流，充實和豐富了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除《雲南全省輿圖》外，西南民大還藏有光緒會典輿圖稿本的貴州輿圖（一冊，手抄），廣西輿圖（兩套，刊本）。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旅遊與歷史文化學院、國家圖書館古籍館